

854874

# 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

## —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



孙景尧 选编

854874  
1264  
**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

——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

孙景尧 选编

1264

卷之十



漓江出版社

## **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

**——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著选**

**孙景尧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30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500册

ISBN 7-5407-0177-3/I·138

书号: 10256·319 定价: 2.40元

# 序

杨周翰

比较文学虽然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在有些国家里似乎还未得到充分的承认。雷马克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比较文学在大学里的处境》，载《瑞士论坛》Colloquium Helvetium 1985·1期）就指出许多诘难比较文学的论点，如研究或讲授国别文学本身就包含了比较，何必还要比较文学？什么叫比较文学？一个人能精通那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学么？向跨学科进军必然有方法论的矛盾；比较文学应从属于“总体文学”或文学理论，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目前国外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学府里，比较文学的意义和功能至今仍没有得到普遍的理解。在我国，近几年来对比较文学的兴趣几乎成了一种热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是值得高兴的现象。但对比较文学的理解，它的职能，它的现象与未来如何等等问题，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回答也会很不一致。此外，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贸贸然也不易发现。因此多介绍一些国外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是有益的。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从它的产生起，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的扩张，从单纯的探求本源、追溯影响，到平行研究，一直到跨学科的研究和文化比较，它的趋势一直是不断的扩张。

因此，它是一门富于试验性、探索性的学科。这恐怕是符合认识事物、解释事物的规律的。在分门别类的研究基础上，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这正是比较文学所要做的。文学本来不是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其他艺术创造和精神活动有着相通之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它又不同于它们，只有通过比较、对比才能发掘其中的规律。这种比较也就是试验、探索。我们现在恐怕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尽管比较文学遇到一些阻力，它是方兴未艾的。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需要借鉴，需要了解，需要启迪，因此译介外国比较文学论著将一直是需要的。我国在解放前曾有一两种译著，如傅东华译的《比较文学史》（1930年出版，法国洛里哀著），戴望舒译的《比较文学论》（1937年出版，法国梵·第根著）。近几年来这类译著多起来了，据我所知，有张隆溪等选译的《比较文学译文集》（1982），陈秋峰和杨国华合译的《比较文学原理》（1983年出版，日本福冈大学教授大塚幸男著），颜保译的《比较文学》（1983年出版，法国基亚著），干永昌等编译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985）和朱雯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选》（1985），此外还有散见于《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的一些译作。这些译作对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是有帮助的，其开拓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翻译外国的多少带点理论性的文章是件难事，往往吃力不讨好。难处主要在于原作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概念即思想内容，它与表达方式是分不开的。当然，原文中有些名词概念本来含混，这些名词概念不是没有现成的译法，就是有几个不同的译法，使读者茫茫然。西方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又自有其特点，汉语若套用它，往往是把汉语表达方式扭曲，使人读来，不是读不懂就是极其费力。最理想的翻译可不可以是这样：即吃透原文，再用通顺的汉语写下来，可以说是一种意译或译述。但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会遭到反对。此外，吃透原文也常常是办不到的，各人的理解又不

尽相同。所以这种翻译只能是个理想。不过，对翻译这类文章起码的要求应当是：译者应尽一切力量理解正确，译文尽量使人能看懂，在难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要不惜加注，对读者负责，也是对原作者负责。这本译文集，象其他这类论著的翻译一样，缺点在所难免，须要我们共同努力提高，以达到正确而有效的思想传递。我想读者一定乐于指出其不妥之处，译者也一定乐于接受批评的。

1986年10月

## 编者前言

二次世界大战后，急速发展起来的美国平行研究学派，使比较文学成了当今学术领域里的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它对学科的历史、性质、种类与方法等，都作了很多的丰富与补充。在这种情况下，要全面了解与研究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仍有不少翻译介绍的工作要做。为此，我们不揣冒昧，选译编辑了这本译文集。收入集子的十余篇论文，都是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和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

现任国际比学文学协会副主席吉列斯匹教授写的《西方比较研究的新趋势》，是专为中国比较文学会成立而写的一篇学术讲稿，也是评介西方文学研究新动向的一篇高度“浓缩”的论文。文章概括了西方对文学作比较研究的五大趋势，又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六大新文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及其基本观点和演变线索，同时阐明了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界正在进行的三大工作的内容与意义。这些，对我们整体地了解和把握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动向，是非常有用的。然而，正因为论文高度“浓缩”，译时吃力，读时也未必轻快。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权威、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韦勒克写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在国外被誉为“这门学科的一座金矿”。它广征博引了大量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这门学科的名称、定义及其在欧洲文论史上的沿革经纬。无疑地，它比已

经译介过来的任何同类著作，都显得更为翔实，对于认识这门学科的性质与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同样，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将一个世纪以来各国研究这位作家的情况作出清晰的评述，对我们了解西方学术界的作家研究是颇有助益的。

出身于德国，1940年因希特勒“排犹”而到美国定居的雷马克教授，是对美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的一位学者。我们选择了他的一组论文。其中《比较文学的前景》，是他在第八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的讲演，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平行研究的理论与主张。而他的关于浪漫主义的论述，是他不久前发表的三篇论文，从中可了解到在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向来列为重点课程的这一传统专题，他们究竟是如何认识并进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

法国学者比修瓦与卢梭合著的《比较文学》（1967年出版），是一本恪守法国传统观点并忠实地反映法国大学的比较文学现状的著作，也是反映法国当今比较文学观点的论著。雷马克发表在法国有声望的《比较文学评论》杂志上的评介文章，对法国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学派理论的全过程。

素以公允著称的美国比较文学专家维斯坦因教授，是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他的《文学与视觉艺术》和《没有梨树的鹧鸪》，是1984年5月他在南宁比较文学讲习班暨讨论会上的讲学内容。前者从理论和方法上，对比较艺术研究作了很有见地的阐述，而后者则作了具体的研究方法的示范，从中可以认识西方跨学科研究的主张与做法。

我们还特地翻译了维斯坦因最近发表的论文《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这是他对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分析报

告，有理论，有材料，有观点。它告诉我们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为此，我们又有意选译了何纳迪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一文。读了他这篇同维斯坦因观点相背的论文，不仅能使我们理解维斯坦因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当代文论的发展新趋势。

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教授，是在美国很有影响的专治中国文学文论与比较文学的专家。这里选译了受到美国“汉学与比较文学学者欢迎”的《中国文学的理论》一书中的《绪论》。著者从西方的研究角度出发，就中西文论的比较、翻译、术语概念的认定等等，作了一些差异比较和总结归纳。这对于我们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与翻译，是很有启发的。

比较神话学是国外比较文学研究中硕果累累的一个领域。不算格林兄弟及其先驱者，就算生于德国的英国学者马·穆勒的《比较神话学》的出版（1856年），距今也一个多世纪了。其间有起有落，但到本世纪尤其是近年来则各种理论勃然兴起。法国的乔治·迪缪塞尔作为“文化——历史说”的代表，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里选译的《迪缪塞尔教授与新比较神话学》从理论与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同时也弥补了教学中这一部分参考资料的不足。

目录索引，历来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案头工作。雷马克声称他一一拜读并精心编写的《比较文学参考书目选注》和维斯坦因所选编的《比较文学书目索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代国外比较文学的主要成果，如同一个鸟瞰全貌的巨幅照片，为我们摄入了应该知道的那些主要论著及其特点。

所有这些，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而决不能视同金科玉律，盲目接受，以致取代或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在西方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中，贬低、歪曲、阉割乃至攻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专家”与“专著”，是不乏其例的。

如杜威·佛克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优缺点——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突出的一例。即使有些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专家，在充分陈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时，也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往往以“反教条、反僵化”自诩，却又偏偏很教条很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后一种情况，就在本译文集中，细心的同志也是不难发现的。此外，他们的偏见与陈习，使他们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一方面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科学”，另一方面在运用这些科学时，却又使这门学科变得不甚科学。这就是我们在读完他们的论著后，常常感到新鲜却又象堕入“五里雾中”的原因之一。至于他们习惯采取欧洲中心那一套作法，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极少数人出于偏见，绝大多数人则囿于旧习。”但也确有一些学者因条件所限，面对中国的方块字、悠久丰富的中国文明以及彼此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望洋兴叹。就在雷马克、维斯坦因与英国的范·奈伏尔教授（英国《国际民间文学评论》主编）等人的最近来信中，还公开感叹这一点，并热诚希望我们多多翻译介绍中国的比较文学，特别是中日、中印的比较文学研究。

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应当“运用脑髓”，批判地“拿来”，加以改造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这是任何外人都无法包办代替得了的。从这层意义说，这本集子所提供的也许算得是一份基础性的参考资料吧。

论文的翻译，似乎更应强调忠于原意。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考察过我国的翻译史，指出六朝翻译的佛经是“达”即“雅”的，但到了唐代，则发展为以“信”为主了。而他本人在翻译时也是很注意“信”的，要“移情”又要“益智”，并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题未定草〉〈二〉》）。我们在翻译中，也力求不变其

原意，为此在行文中有时不得不拗口或欧化。但好在这几年，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外语水平也有较大提高，料想还是能通过译文理解其原意的。我们这么说，丝毫没有为自己翻译中的差讹开脱的意思。因为我们清楚自己也只是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初学者，实在是极希望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的。

最后，应当感谢美国的中国民间文学翻译家马克·本德尔先生和密执安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皮尔逊太太。他们俩对原文中难解之处，及时给予指点，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两位要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雷马克先生与维斯坦因先生，帮助我们精选了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此我们除深表谢忱以外，似乎觉得它也能略略体现我们这门学科的特点之一，即它的国际性。

孙景尧

1984年3月初编

1986年5月再编

桂林—苏州

# 目 录

序 .....	杨周翰
编者前言 .....	孙景尧
西方比较研究的新趋势 .....	[美]吉拉德·吉列斯匹 (1)
我们从何处来，是什么，去何方——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 .....	[美]乌尔利希·维斯坦因 (22)
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 .....	[美]普·何纳迪 (49)
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 .....	[美]雷内·韦勒克 (67)
比较文学的前景 .....	[美]亨利·雷马克 (98)
评介《比较文学》 .....	[美]亨利·雷马克 (112)
陀斯妥耶夫斯基评论史 .....	[美]雷内·韦勒克 (117)
比较研究中国文论的几个问题 .....	[美]刘若愚 (138)
文学与视觉艺术 .....	[美]乌尔利希·维斯坦因 (156)
没有梨树的鹧鸪 .....	[美]乌尔利希·维斯坦因 (184)
<b>亨利·雷马克的浪漫主义新探索</b>	
近年来西欧浪漫主义研究的趋势 .....	(209)
浪漫主义中的异国情趣 .....	(232)
对欧洲浪漫主义的界定 .....	(247)
迪缪塞尓教授与新比较神话学 .....	[美]司·列特尔顿 (251)
比较文学参考书目选注 .....	[美]亨利·雷马克 (271)
比较文学书目索引 .....	[美]乌尔利希·维斯坦因 (297)

## **CONTENTS**

<b>Foreword.....</b>	Yang Zhouhan
<b>Editor's Preface.....</b>	Sun Jingyao
<b>Newer Trend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West</b>	
.....	Gerald Gillespie ( 1 )
<b>D'où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ù</b>	
<b>allons-nous? The Permanent Crisis of</b>	
<b>Comparative Literature.....</b>	Ulrich Weisstein ( 22 )
<b>"Literary Theory",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b>	
<b>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b>	Paul Hernadi ( 49 )
<b>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b>	
<b>Literature.....</b>	René Wellek ( 67 )
<b>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b>	
.....	Henry Remak ( 98 )
<b>Revue de Litterature Comparee</b>	
.....	Henry Remak ( 112 )
<b>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Dostoevsky</b>	
<b>Criticism.....</b>	René Wellek ( 117 )
<b>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Introduction)</b>	
.....	James J. Y. Liu ( 138 )

<b>Literature and the Visual Arts.....</b>	<b>Ulrich Weisstein ( 156 )</b>
<b>A Partridge Without the Pear Tree</b>	
.....	Ulrich Weisstein ( 184 )
<b>Henry Remak on Romanticism;</b>	
<b>Trends of Recent Research on West European</b>	
<b>Romanticism.....</b>	<b>( 209 )</b>
<b>Exoticism in Romanticism .....</b>	<b>( 232 )</b>
<b>A Key to Western European Romanticism(Extract)</b>	
.....	( 247 )
<b>Professor Dumezil and New Comparative</b>	
<b>Mythology.....</b>	<b>C. Scott Littleton ( 251 )</b>
<b>Selective Bibliography.....</b>	<b>Henry Remak ( 271 )</b>
<b>Bibliographien 1968-1977.....</b>	<b>Ulrich Weisstein ( 297 )</b>

## 西方比较研究的新趋势

〔美〕吉拉德·吉列斯匹\*

董存 孙景亮译 杨周翰校

西方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到本世纪末将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但它们将主要在欧洲语言中保持其发展的势头。为沟通跟非欧洲文化传统联系所作出的努力，定将带来一股双向潮流，这也就意味着，必然使重新发展的现代非欧洲文学观念，引入全世界的范围内。

许多美籍中国和日本文学研究者，如刘若愚（斯坦福大学）、叶维廉（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李鹤洙（夏威夷大学）、于保玲（明尼苏达大学）、迈纳（Earl Miner，普林斯顿大学）就代表了这一新的动向。我自己从事的是欧洲文学的比较研究，不谙东方语言，只能从旁表示赞同，无力征引贵国的伟大文学遗产。

但即使不谈东方的东西，我现在要谈的问题，工作量已经够大了。在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是如此五花八门和众说纷纭，以

\* 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1985年5—6月曾来我国讲学，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主席。本文是他原准备在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会上发表的讲演稿，后来他因事未能出席大会，但作为一种交换意见的方式，他同意将此文译成中文出版。

致任何评论家想对其作出深刻的评述，他不是被强烈地限制在所选择的例证中，就是被迫去做事实上只是初步分类学片断的素描；想要作出精确而又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和辨别是不可能的。许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过多的地域和国家的中心，欧美文学界也一直存在着多中心，其趣味与活力也不断在变换。因此，欧洲文明是有活力的，但无疑也是令人困惑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大的文化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五个不断加深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加速打破了文学理论甚至某些批评实践的国界。美国不再是将外来批评“流派”与本国信条和习惯作相互混杂、批评性吸收和合成，并导致奇异的混合和新浪潮的唯一大国。象荷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小国，也都有过与此同样的潮流。

第二个趋势是文学史声望严重地衰落，尽管在本世纪后半期，还有象柯蒂斯(Ernst Robert Curtius)这样有影响的伟大实践范例，以及时断时续地想重建历史方法的新努力。与文学史有联系的观念史或思想史也趋于衰落，虽然出了象洛弗乔伊(Arthur O. Lovejoy)这样杰出的人物。

第三个趋势是广泛地抛弃了下面这些做法：即把作家视为文学体系的中心，把解释作品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把作品看成是文学史的组成单元和材料。在北美，这一趋势表示北美也摆脱了象四、五十年代新批评派那样反对传记研究与只重文本研究的做法。

随之而来的第四个趋势是，广泛地否定只研究文学的美学意义才算真有价值的研究这种观点。美学意义是要研究，但只能作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的一个因素。同时也增大了在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

第五个，也就是滚滚地朝着所谓接近“科学的”和修正的文学哲学的发展总趋势。来自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

学、尼采的历史哲学以及其它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浪潮，一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增生后果。幸好有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对过去作了大幅度的描绘性追述。例如：福克玛 (Douwe Fokkema) 和易卜希 (Elrud Kunne-Ibsche) 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978)，韦勒克 (René Wellek) 的《对文学的进攻》(1982) 和库勒 (Jonathan Culler) 的《结构主义诗学》(1975)，《符号研究》(1981) 以及《论解构》(1982)。在比较杂志上刊登的回顾过去和当前讨论的论著，不计其数，例如：《诗学》、《今日诗学》、《批评探索》、《新文学史》等等。在此，今天我将有选择地集中介绍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批评、后现代派、新马克思主义和接受美学。

结构主义有一个很显赫的家谱，它最早出现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三十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著作中和从二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布拉格学派中。在本质上，虽然他们经常深入研究文学的历史和评价的问题，但是，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代表如施柯洛夫斯基 (Viktor Sklovski)、图尼扬诺夫 (Jurij Tynjanov)、雅克布逊 (Roman Jakobson) 以及艾兴包姆 (Boris Eichenbaum)，都希望通过找到那些构成语言运用中“文学性”的设想和假设的推理，来建立一套科学的方法，以取代通常的准则。形式主义者在英美新批评派之前已决意抓住作品基本结构成分的功能问题，而避免对作品的内容或意义仅作一般的转述。早于法国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者已具有文学体系的概念，想到了整理文字材料和进行文学史修改的新方法论。他们急于摒弃旧的批评观念，分解文学现象，查明基本语言规律，间接地影响了七十与八十年代解构主义的勃发。在叙事学方面，形式主义是朝气蓬勃的先驱，他们发展了主题、人物、叙述和情节的组合观。他们对诗歌形式特征的语意和组合效果所作的最终探索，有助于解决将文学作为一个有其自身逻辑和活力体系的重大问题。形式主义者不同意